

世界文学名著
宝库

契诃夫小说集
装在套子里的人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装在套子里的人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

农民集

农民.....	3
在峡谷里	45
古塞夫	95
梦.....	113

邻居集

装在套子里的人.....	127
普里希别叶夫中士.....	144
邻居.....	150

醋栗集

契诃夫日记.....	177
------------	-----

主题、思想、札记、片断(契诃夫)	189
安·巴·契诃夫(蒲宁).....	202
醋栗	215
罪犯	229
在圣诞节	235
磨坊外	242
女人的王国	250

校长集

校长	303
女教师	312
没意思的故事	323
马姓	397



农民集



农 民

—

尼古拉·契基尔节叶夫，莫斯科旅馆斯拉维昂斯基商场的茶房，害病了。他的腿发麻，脚步走不稳，因此有一天他顺着走廊走路，手里托一个盘子，盘子里盛着一份客人叫的火腿烧豆子，走啊走的，猛地绊一个筋斗，摔倒了。他只好辞去他的职务。他和他妻子所有的钱，都已经化在医生和药品上；他们没法生活了；闲散使得他很气闷，他决定回到从前他打那儿出来的乡村去。在家里养病，便当得多，在那儿生活，也便宜得多。俗语说：“在外千日不如在家一天^①，”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将近黄昏，他到了他的故乡茹科渥。他小时候，觉得他出生的那所房子是个明亮、幽静、舒服的地方。可是现在，一走进木头的小屋，他简直吓了一跳：这儿那么黑、那么挤、那么脏。他妻子奥里格和他女儿沙霞是跟他同路来的，她们瞧着又大又脏的炉子发了呆，它差不多占了半间屋子，给煤烟和苍蝇弄成一片漆黑。好多

① 英译文是“在家庭的四面墙壁里有帮助。”——中译者。



的苍蝇哟！炉子已经歪了，墙上的木柱也歪了，看样子这小屋好像就要坍下来似的。在墙角靠近神像的地方，什么商标纸啦、零零碎碎的报纸啦，贴在那儿，代替了画片。穷，穷！大人一个也不在家；大家都去工作，收庄稼去了。炉台上坐着一个八岁的、淡黄色头发的姑娘，没洗脸，露出冷冷淡淡的神情；她甚至没抬起眼来，看一看这些新到的人。下面，一只白猫贴着一把火钳，正在蹭痒痒呢。

“猫咪，猫咪！”沙霞逗着它叫道。“猫咪！”

“它听不见，”那小姑娘说；“它聋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哦，它给打伤了。”

尼古拉和奥里格头一眼就瞧出来这儿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，可是彼此都没说话。他们一声不响地放下他们的行李，一声不响地出去，到村里的街道上去了。他们的小屋从尽头数起是第三家，好像是顶穷苦、顶古老的一家；第二家也好不了多少；可是尽头的一家却有铁皮房顶和窗帘。那所小房子跟别的房子不连在一起，也没砌围墙，那是一个饭铺。所有的小屋排成一单行，整个这小村子有一种招人喜欢的样子——安静而幽雅，从各处院子里伸出柳树、接骨木、山柰树的枝子。

在农民的住宅背后，土地直陡而险峻地溜下河边去，这儿那儿大个儿的圆石从泥土里钻出来。陡坡上，小路在石头和陶工所挖的坑旁边蜿蜒出去；一块块碎陶器，棕色的和红色的，到处堆成了堆；下面伸展着一块广阔的、平坦的、绿油油的草场，已经割过草，现在农民的牲口正在那上面蹭痒。一条河，离村子两里路远，在美丽的、树木苍翠的两岸中间奔流盘旋。河对岸又是



一个宽阔的草场、一群牲口、好几长排的白鹅；过了草场，跟河这边一样，升起一道陡坡，坡上靠边的地方有一个村子，以及装着五个拱顶的教堂，再远一点是一个庄园。

“这儿挺好！”奥里格说，看见教堂，就在胸前画十字。“主啊，多么豁亮！”

这当儿，钟开始鸣响，召人去做晚祷（这时候是礼拜天的黄昏）。下面有两个小姑娘，正在提一桶水，回过头来瞧着教堂，听钟的鸣声。

“这忽儿，斯拉维昂斯基商场正在开晚饭呢，”尼古拉悠悠地说。

坐在岸坡的边上，尼古拉和奥里格观赏日落，看金黄和猩红的天空怎样映在河面上映在教堂的窗子上，映在空气中；空气柔和、沉静、说不出的纯净，莫斯科是从来也没有这种空气的。太阳下了山，成群的牲口走过去，哗哗地、呜呜地叫着；鹅从对岸飞过河来，然后一切都沉静了；柔和的亮光从空气里消散，黑暗很快地降下来。

这当儿，尼古拉的父母，两个憔悴的、驼背的、脱了牙的老人，身材一般儿高，已经回来了。儿媳妇玛丽亚和菲奥克拉，本来在对岸的地主庄园上工作，也回家来了。玛丽亚是尼古拉的哥哥基里阿克的妻子，有六个孩子；菲奥克拉是他弟弟丹尼斯的妻子，有两个孩子，现在丹尼斯出外从军去了；尼古拉一走进小屋，看见了全家，看见了炉子上的可以睡觉的平台上、摇篮里、各处墙角里，那些大大小小的身体动弹着，看见了他那老父亲和那些女人用黑面包蘸着水，狼吞虎咽地吃着，他马上就觉得他这么生着病，一个钱也没有，而且带着一



家子人，回到这里来，是做错了——做错了！

“哥哥基里阿克在哪儿？”他们互相招呼过后，他问。

“他给一个商人做树林的看守，”他父亲说；“他待在那边树林子里。他干活儿可不是一把坏手，不过他太喜欢喝酒了。”

“他不是那种挣回钱来的人，”老太婆含泪地说。“咱们家的人是一帮穷光蛋；他们不带点什么回来，反倒大把大把地拿出去。基里阿克喝酒，那是不用说了，老头子也认得去酒馆的路啊——这种罪孽用不着瞒，天后的震怒落在咱们身上啰。”

由于来了客人，他们烧起了茶炊。茶有鱼腥味，糖是灰色的，而且已经有人咬过了；蟑螂在面包和碗盖上爬来爬去。喝这种茶，是叫人恶心的，谈话也叫人恶心——不谈别的，总谈穷和病。他们还没喝完第一杯，院子里就传来响亮的、拖长的、醉醺醺的声音：

“玛——丽亚！”

“看样子好像基里阿克来了，”老头子说。“说到鬼^①——”

一片沉寂。过了不大工夫，嚷叫声又响起来，又粗又长，好像是从地底下来的：

“玛——丽亚！”

大儿媳妇玛丽亚脸色变白，缩到炉子那边去；这个结实的、宽肩膀的、难看的女人的脸上会现出这么害怕的神情，看上去是很古怪的。她女儿，那本来坐在炉台上的、神情淡漠的小姑娘，忽然大声哭起来。

^① 意思是“说到鬼，鬼就来了。”——中译者。



“你嗵什么，你这讨厌鬼！”菲奥克拉，一个漂亮的女人，也结实而且宽肩膀，对她吆喝道。“他不会打死你，不用怕！”

从老头子口中，尼古拉已经听说玛丽亚不敢跟基里阿克一块儿住在树林子里；每逢他喝醉酒，他总来找她，闹一阵，死命地打她一顿。

“玛——丽亚！”

“看在基督面上，救救我，好人，”玛丽亚结结巴巴地说，喘着气，仿佛浸在冰水里似的。“救救我，好人……”

小屋里所有的孩子都哭起来，沙霞给他们的榜样招惹得也哭起来。先是传来一声醉醺醺的咳嗽，随后一个高大的、黑胡子的农民，戴着一顶冬天的帽子走进小屋来；由于在小灯的昏光中人家看不见他的脸，他显得很吓人。这人正是基里阿克。他走到他老婆跟前，挥起胳膊来，照准她脸上打去；她给这一拳打晕了，没喊出一点声音，就倒下去，她的鼻子立刻开始流血了。

“好不害臊！好不害臊！”老头子嘟嘟囔囔说，爬到炉台上去。“而且是当着客人的面！造罪哟！”

老太婆一声不响，躬着身子，想心事；菲奥克拉摇着摇篮。

基里阿克分明感到自己造出了恐怖空气，心里很得意，就抓住玛丽亚的胳膊，拉她到门口去，像野兽似的吼叫着，为的是显得更可怕些；可是这当儿他忽然瞧见客人，就停住了。

“哦，他们已经来啦……”他说，放了他的妻子；“我的亲兄弟跟他家里的人……”

他摇摇晃晃，睁大他那充血的醉眼，在神像前面念





了祷告，接着说：

“我的亲兄弟跟他家里的人到爹娘家里来了——我的意思是说，打莫斯科来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莫斯科那个古老的京城，所有的城市的母亲。原谅我。”

他在靠近茶炊的一张凳子上坐，开始喝茶，在普遍的沉寂中独有他用茶托大声地喝茶。他喝了十几杯，然后在凳子上躺下来，开始打鼾。

他们分头上床去睡了。尼古拉因为有病，就派定了跟老头子一块儿睡在炉台上；沙霞躺在地板上，奥里格跟别的女人一块儿到堆房里去了。

“算子，算了，亲人儿，”她说，在干草上挨着玛丽亚躺下来；“哭也没用。背着你的十字架吧，也只好这样。《圣经》上说：谁要是打你的右脸，就把左脸也送上去……算了，算了，亲人儿。”

然后，她压低嗓音用念经样的声调跟她们讲到莫斯科，讲到她的生活，讲到她怎样在那些带家具的房间里做女仆。

“在莫斯科，房子大着呐，是石头做的，”她说，“有许许多多的教堂，四十个四十都不止哟，亲人儿；那些房子里都住着上等人，长得真好看，举动真文雅！”

玛丽亚说她不但没到过莫斯科，就连故乡的县城也没去过；她认不得字，也不会写字，更不会念祷告，就连“我们的父”^①也不知道。她和她的弟媳菲奥克拉（她坐在不远的地方听着呢）都十分落后而且迟钝。她俩都不喜欢她们的丈夫。玛丽亚怕基里阿克；每逢她跟他待在一块儿，她就怕得发抖，而且老是给他喷出的酒

藏

^① 祈祷词的开头几个字。——中译者。



气和烟气熏得头痛。听到问起自己是不是惦记丈夫，菲奥克拉没好气地回答说：

“滚他妈的！”

她们谈了一忽儿，就沉默了。

天气凉了。一只公鸡，跟睡意挣扎着，逼尖了喉咙，在堆房附近喔喔地啼起来。等到淡蓝色的晨光已经射进每条小缝，菲奥克拉就悄悄地起来，走出去，随后她们听见她匆匆地赶到什么地方去了；她跑着的时候，传来了她那双光脚的践踏声。

二

奥里格到教堂去，带着玛丽亚一路去。她们顺小路向草场走去，两人都挺高兴。奥里格喜欢空旷的乡野，玛丽亚觉着她在她这个妯娌身上找到了一个亲切体贴的人。太阳升上来了。一只带着睡意的鹰在草场的上空低飞着；河显得混浊没光；一缕缕的雾这儿那儿地飘浮着，可是在对面的岸上，一道光已经射过山来了；教堂明晃晃地发亮，在那跟庄园相连的花园里白嘴鸦哇哇地叫得很欢。

“老头子倒不坏，”玛丽亚告诉她说，“可是老奶奶挺凶，手也野。咱们自己的面粉吃到狂欢节^①就完了，现在我们向那酒馆买面粉；所以她不痛快了；她说我们吃得太多了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亲人儿！背着你的十字架吧，也只好这样了。经上写着：上我这儿来吧，所有你们这些劳

^① 在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；举行狂欢、宴会等。——中译者。



苦的、负累很重的人。”

奥里格用念经样的声调平心静气地说着，她的步态是进香的女人的那种步态，又快又忙。她每天念福音书，跟教堂执事念的那么响；有很多地方是她不懂的，可是那些神圣的句子却把她感动得流泪，她一念到“看”和“谁”那类字，心里就有一种舒服的晕晕乎乎的感觉。她信仰上帝，信仰圣母，信仰圣徒；她相信伤害随便什么人，不管普通人也好，德国人也好，吉卜西也好，犹太人也好，都是错误的；她相信灾难甚至在等着那些不怜悯动物的人。她相信这些是写在《圣经》上的；因此，每逢她念《圣经》上的话，即使念到不懂的地方，她的脸容也会因为动情而变得柔和，变得慈祥，放光。

“你是哪儿的人？”玛丽亚问她。

“我是乌拉吉米尔省的人。可是我早就给带到莫斯科去了，那时候我还只有八岁。”

她们到了河边。河对岸有个女人站在水边上，脱衣服。

“那是咱们家的菲奥克拉，”玛丽亚认出了她，说。“她刚绕过河，到庄园上去了。她去找老爷手下的男管事去了。她是骚娘们儿，满嘴脏字——她就是这么个东西！”

黑眉毛的菲奥克拉，披头散发，仍旧年青，满身是姑娘样的紧梆梆的肉，跳下岸坡，用脚拍水，向四面八方送出浪头去。

“骚娘们儿——她就是这么个东西！”玛丽亚又说一遍。

河上架着一道歪歪斜斜的小木桥，桥下清静透亮的



河水里，游着成群的、宽脑袋的鲦鱼。露珠在碧绿的灌木丛中闪亮，那些灌木倒映在水里。这时候空气变得温暖起来；这是愉快的。这是多么辉煌的早晨！大概，不是因为贫穷，因为可怕的、逃不脱的、叫人无处可躲的贫穷，这世界上的生活也会非常辉煌吧！只要回头看一眼村庄，就会想起昨天发生的一切事情，于是她们本来觉着从她们四周所感到的幸福的魅力，立刻就消失了。

她们走进教堂。玛丽亚站在门口，不敢再往前走了。虽然要到八点钟以后才会打钟做弥撒，她却不敢坐下去。在这一段时间里，她始终站在那儿。

正在念福音书的时候，人群忽然分开，闪出路来让乡绅一家人走进来。两位小姐穿着白衣服，戴着宽边帽子，走进来；随着她们进来的，是一个脸蛋又胖又红的男孩，穿着海军服。她们的仪表感动了奥里格；她第一眼看上去，就断定她们是上流的、文雅的、有教养的人。可是玛丽亚却从眉毛底下阴沉地、垂头丧气地瞟着她们，仿佛她们不是人，而是妖精，要是她不让出路来，也许会弄死她似的。

每回教堂执事用低音吟诵起来，她就觉着仿佛听见了一声喊叫，“玛——丽亚；”于是她打冷战。

三

这些客人的光临传遍了村庄；做完弥撒以后，马上就有许许多多的人聚到那小屋里去。辽尼切夫家的人、玛特维切夫家的人、伊里乔夫家的人，都来打听他们那些在莫斯科做事的亲戚。茹科渥的所有的青年，凡是认得



字，会写字的，都送到莫斯科去，做了旅馆或者饭馆里的茶房（就跟河对面那个村子里的青年都送到面包房去做学徒一样）。这已经成了风气，从很早以前，农奴时代^①就开始了；先是有一个茹科渥的农民，名叫路卡·伊凡尼奇，现在是已经成了传奇的人物了，那时候在莫斯科的一个俱乐部里做听差，除了乡亲以外，不肯引用别人去做事；等到那些乡亲在社会上也有了地位，他们也照样找他们的乡亲来，给他们在旅馆里和饭馆里找事做；从那时候起，茹科渥这个村子就全国闻名，给人叫做听差城或者拍马城了。尼古拉是在十一岁给带到莫斯科去的，由玛特维切夫家的伊凡·玛卡里奇谋了个事，当时伊凡·玛卡里奇在隐居花园饭店当差。现在，尼古拉对玛特维切夫家的人假热心地说：

“伊凡·玛卡里奇是我的恩人，我得日日夜夜为他祷告，因为扶我上正路的就是他。”

“求上帝赐福给你！”伊凡·玛卡里奇的妹妹，一个高高的老太婆，含着泪说，“我们一直没得着一点他的消息，那亲人。”

“去年冬天他在奥蒙那一家当差，传说这一季他到城外一个花园饭店去了。他老啰！是啊，往年夏天，他每天总要带回家十个卢布，好多的钱哟，可是现在到处生意都清淡了。这在老人家可就苦了。”

女人们和那些老太婆瞧着尼古拉的穿了毡靴的脚，瞧着他那苍白的脸，悲凉地说：

“你不是挣钱的人啦，尼古拉·奥西彼奇；你不是挣钱的人啦！真的，不行啦！”

^① 农奴解放令是在1861年颁布的。——中译者。



珍

她们全都疼爱沙霞。她快满十一岁了，可是她个子小，很瘦，看上去不过七岁的样子。别的小姑娘，脸儿晒得黑黑的，头发胡乱地剪短了，长长的衬衫褪了色；她呢，夹在她们当中，脸儿白白的，眼睛又大又黑，头发上系着红丝绦，显得挺可笑，倒好像她是个什么野东西，在田野上给人捉住，带到这小屋来了似的。

“她已经认得字了，”奥里格说，温柔地瞧着她的女儿，要拿她夸耀一番。“念一点吧，孩子！”她说，从墙角拿了福音书来。“你念，那些好基督徒会听你念。”

那是一本又旧又重的书，皮封面，毛边；它冒出一股气味，仿佛修士们走进房来了似的。沙霞拧起眉毛，用响亮的读经声音念起来：

“‘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……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：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……’”

“‘小孩子同他母亲，’”奥里格又念一遍，感动得涨红了脸。

“‘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，等我吩咐你；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……’^①”

听到这里，奥里格再也忍不住，就哭起来。受了她的榜样的影响，玛丽亚也抽抽搭搭地哭，随后伊凡·玛卡里奇的妹妹也跟着哭了。老头子嗽了嗽喉咙，跑来跑去要找一件礼物送给他孙女，可是找不到，只好摆了摆手，算了。等到念完经，邻居们走散，回家去了；他们都深深地感动，十分满意奥里格和沙霞。

由于是节日，一家人在家里待了一整天。那老太婆，不管她丈夫也好，她儿媳妇也好，她的孙子孙女也

① 见《马太福音》；“小孩子”是耶稣，“约瑟”是耶稣母亲马利亚的丈夫，当时希律王要捉耶稣，所以全家逃了。——中译者。